

# 父亲的两件白衫

□ 娄丹丹

秋天和冬天冷了,就加一件外套或棉袄。时间久了,这两件白衫都出现了很明显的缩水和漏洞,年复一年,这些漏洞越来越大。

有一天,结婚不久的我问父亲:“为啥不再买一件新的?看,这件都烂了!”父亲意味深长地说:“我喜欢旧的,有感情了,而且这件穿着也舒服。”其实,后来,我才知道,父亲因为出身贫寒,年轻的时候,自己一个人出来打拼,养成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。这件白衫,也只是他艰苦朴素作风的一个缩影。他常常教导我们:“历览前贤国与家,成由勤俭败有奢,从一个人,到一个家,再到一个民族,都是这样朴素的道理。”“共产党打江山、守江山靠的就是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,你看咱们毛主席从不要求任何特殊待遇,终身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。他一日三餐或三餐,粗茶淡饭,不吃山珍海味。吃饭时不小心掉到桌面上的饭粒,他都一粒粒夹起,送到口中,从不浪费。他的衣服鞋帽,许多都是补了又补,一件睡衣打了73个补丁,一条毛巾被也打了54个补丁,咱们要学习共产党的优良品质。”

“习近平总书记近日针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都作出重要指示了。他说餐饮浪费现象,触目惊心、令人痛心!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。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,对粮食安全还是始终要有危机意识,今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更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。”父亲经常这样教育我们,也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。在他的影响下,我们一家人吃苦耐劳,从不讲究吃穿用,生活简单舒服就好。

但最终,父亲的两件白衫在穿了二十几年后,因为他的意外过世而退休了。父亲去世当天,一件白衫穿在身上,另一件白衫洗干净晾晒在阳台上,那天,太阳特别的光亮,特别的温暖。秋天的季节,却到处都是阳光的味道。白衫随着微风轻轻地荡啊,荡……自由而勇毅,像极了他不知疲倦勤劳勇敢的一生。

记得父亲去世前夕,我下班开车回家路上,看到了前半生最美的星星和月亮,极美的黑夜和极美的光,让我不由地停下来想好好留在记忆里,或许,那就是父亲的光辉,是父亲给我们最后的风光。父亲去世后,我们把这两

件白衫轻轻地折叠好,珍藏在柜子里,我们想告诉孩子,告诉未来孩子的孩子,我们拥有艰苦朴素的家风,是从这两件白衫开始的,而我们也一直坚持下去。

“由俭入奢易,由奢入俭难”“君子寡欲,则不役于物,可以直道而行”“俭,德之共也;侈,恶之大也”“俭节则昌,淫佚则亡”“侈而惰者贫,而力而俭者富”“强本而节用,则天不能贫”“俭则约,约则百善俱兴;侈则肆,肆则百恶俱纵”……古代对于俭与奢的论述有很多,父亲没有教授我们儿女这些“苦涩”的语言,只是用两件白衫教会我们一生受用的品质,小家虽小,却温暖有爱。

“一粥一饭,当思来处不易;半丝半缕,恒念物力维艰”“节用裕民、俭以养德”,作为一名共产党员,我将以父亲为榜样,做到艰苦朴素有价值,把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发扬光大。

每当怀念父亲,我都会想起这两件白衫,清清白白,干干净净,却又那么的美好,那么的可贵。

## 互文见义

□ 蒋郁葱

唐肃宗大诗人韩愈在《南阳樊绍述墓志铭》说了一句很不留情面的话影射文坛:“唯古于词必已出,降而不能乃剽窃。”韩愈自己写诗作文力求创新,“发言真率,无所畏避”,“铤言无所忌”。他甚至以文为诗,把古文语言、章法、技巧引入当日诗坛而一扫时下平庸之气。然而,如《旧约》所言“已有的事,后必再有;已行之事,后必再行。日光之下并无新事”,中国古代无数文人士子,长年累月皓首穷经,“言必称《诗》”,沉浸在文字训诂的海洋中,标新立异又常被视作异端,在特定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下,强求独创,何其难!

如果宋玉“悲哉秋之为气也!萧瑟兮,草木摇落而变衰”被视为“悲秋之祖”,曹丕“秋风萧瑟天气凉,草木摇落露为霜”等则是其“徒子徒孙”。此种“遗传和变异”,在瀚如烟海的雅文学俗文学以及雅俗之间徘徊的文学中,俯拾即是。从汉乐府“行复尔耳,弃置勿复道”和“古诗十九首”的“弃捐勿复道,努力加餐饭”,转化为唐传奇《莺莺传》中“弃置今何道,当时且自亲。还将旧来意,怜取眼前人”,之后又在高居台阁的晏殊那里看到“满目山河空念远,落花风雨更伤春,不如怜取眼前人”的“珠玉词”。这一系列的流变、演变和转变,如果严格按照韩愈的标准,后继者个个都有沿袭之嫌疑。秦观的流芳千古的名句“寒鸦数点,流水绕孤村”则更甚,把文学爱好者杨广的“寒鸦飞数点,流水绕孤村”削去一字,堂而皇之放进自己的词里!按照当下“百分之三十”的标准,几乎是全盘复制。而后世除了有人记得隋皇帝那句帝王霸气的“我本无心求富贵,谁知富贵迫人来”,谁知道他竟然是“寒鸦之祖”呢!

拾掇一部中国古代诗歌史,单纯从文字形式看,线索脉络其实很清楚,从四言、楚辞,到杂言、五言和七言,仅仅靠着字数的微调,中国古典诗歌就实现了抒情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;优美、典雅、节制、秩序、张力,所有与形式美匹配的关键词,它都有拿来进行阐释的权利,没有任何其他语言可以做到这一点,除了汉语。中古古典诗歌互文程度之高,用典之巧,表现之妙,甚至成为衡量诗人成就的一个重要标准。杜甫、李商隐、黄庭坚,乃至元

好问,到乾隆时期被称为天才诗人的黄仲则(黄庭坚第二十七世孙)等,无数优秀的诗人和作家负起文化传承的责任,才不断唤起一代代人在文化意义上的集体意识。

因为汉字本身就是意义符号——权且称之为意义自足性,诗歌即使“不定向、不定义”,脱离逻辑关系的束缚和时空的限制,也不会产生“隔”与“困惑”,所以梁启超读了李商隐的诗后说:“义山的《锦瑟》等诗,讲的是什么事,我理会不着。拆开一句一句地叫我解释,我连文义也解不出来,但我觉得他美,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快。”然而,就诗人创作过程来说,这仍然是一个令人感到相当痛苦的过程。“两句三年得,一吟双泪流”,其寻章摘句之艰难,与读书取注一样,个个辛苦与焦虑,难与外人道也。

黄庭坚《与洪驹父书》云:“古之能为文章者,真能陶冶万物,虽取古人之陈言,入于翰墨,如灵丹一粒,点铁成金也。”惠洪对黄氏之感悟予以热情真诚的呼应,其《冷斋夜话》引黄氏语云:“不易其意而造其语,谓之换骨法;规摹其意而形容之,谓之夺胎法。”而王若虚显然对黄庭坚不满:“文章自得方为贵,衣钵相传岂是真?”对其提倡的“无一字无来处”,以及“自作语最难”的感慨嗤之以鼻。或许,只有诗人才会同情理解诗人:“填词之难,造句要自然,又要未经人说过。自唐五代已还,名作如林,那有天然好语,留待我辈驱遣?必欲得之,其道有二。曰性灵流露,曰书卷酝酿。性灵关天分,书卷关学力。学力果充,虽天分少逊,必有资深逢源之一日。书卷不负人也。中年以后天分便不可恃。苟无学力,日见其衰退而已。江淹才尽,岂真梦中人索还囊锦耶!”(况周颐《蕙风词话》卷一)

从某种意义上,批评家的客观评价是对作家的温情抚慰。著名教授哈罗德·布鲁姆认为,任何作家都会受到前辈大师和经典的影响,并得出所谓“影响的焦虑”这个重要的命题,他说:“没有莎士比亚就没有经典,因为不管我们是谁,没有莎士比亚,我们就无法认知自我。”经典的生命力,正在于后来者追溯溯流、鉴往知来,将“过去”拉向了“现在”,让我们在瞬息中确证“永恒”的存在。

## 山歌的记忆

□ 黄志伟(壮族)



三月十五是歌圩,妹提花伞看歌迷,家乡山歌传承地,歌海涨潮满河堤……我刚起床,微信群里就有点“乱”,我急忙点开视频,原来今天是家乡的歌圩节。

记得童年,家乡的人个个都会唱山歌,一进山里,满山满岭山歌飞扬。家乡的山歌主要有《三月歌》《日歌》《行路歌》《房屋歌》《恋歌》。小时候,每到天黑,就有外村的姑娘或小伙进村来对歌。母亲是个山歌手,每每有对歌的晚上,母亲都亲自去看。母亲对《三月歌》《日歌》《行路歌》《房屋歌》等背得滚瓜烂熟,谁唱错一句都瞒不了她。也许母亲的一生受过太多的苦难,她唯一能用山歌来倾诉,表达生活的痛苦,抒发对生活的美好向往。

记得读小学那时候,生活没人饥荒,青黄不接的日子常常让母亲泪水涟涟。玉米苞还没长饱满,母亲一大早就腰系镰刀,进地里砍一捆玉米来做水磨粥给我们吃。母亲一面磨一面唱:“玉米粒粒亮晶晶,流进磨里痛了心。青黄不接断性命,玉米原谅我无情。”顿时,沉重的石磨流出了悲伤的“泪雨”。

后来,我们走出山外求学,生活一天也比一天好了。母亲在家耕农纺织,勤俭持家,她多么希望我们能够认真读书,走出山外,风风光光过一辈子。在我还读初中的时候,就经常听她唱这么一句:“鸟大就要离开家,儿大读书离开妈。少壮求学不努力,老大文盲似瞎瞎。”母亲的山歌,就这样激励我在学习上刻苦努力,不断上进。

在我初中毕业后,村里就很少听见有人唱歌了。在经济大潮的冲击和改革开放的优越条件

下,村里的少男少女都随着打工潮流出外了,传统的山歌面临着断绝和消失。母亲一天比一天老,只见她常常站在自家的门口发呆,望着空荡荡的村落哀叹不息。

几年来,当地政府为了拯救即将灭绝的壮族嘹歌,着手整理出版了平果嘹歌的《长歌》《恋歌》《散歌》《歌歌》《时事歌》等歌集。寻找歌师歌王歌手,在果化、太平、耶圩等地成立嘹歌传承基地,着力培养下一代年轻嘹歌歌手。如今,通过这基地平台,平果嘹歌再掀波涛。无论县城的广场,还是农村的路边、山里的树林,都成了此起彼伏的嘹歌。

山歌是我一生的记忆,为了让山歌激励人们的斗志,我自学了壮文,还用壮文写山歌,给《广西民族报》《三月三》杂志投稿,使广大读者从中得到开心、娱乐并有所收获。



**小满感怀**

小满自非满,横杆再向前。  
虚心能进步,骄傲落人先。  
春去桃花落,夏来荷伞翻。  
金乌犹未起,百鸟闹林泉。

**贝依喜迎二十大**

春来八桂美如画,  
壮乡盛开石榴花。  
努力实现三愿景,  
贝依喜迎二十大。

**村头重新搭歌台**

三月初三又到来,  
为防疫情在家呆;  
待到云开雾气散,  
村头重新搭歌台。

□ 梁柳宁

### 诗三首